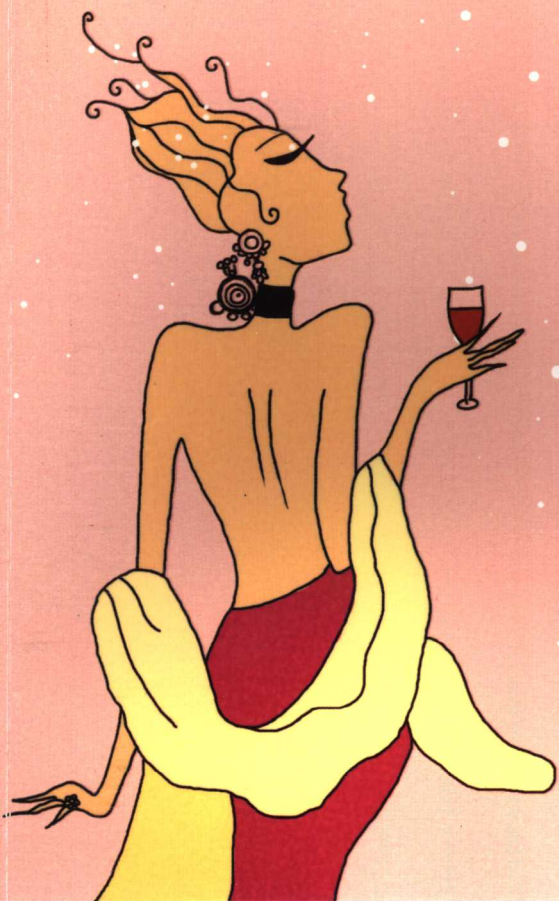




血拼无罪，幸福无边

超级购物狂嫁给完美先生的麻辣故事



购物狂结婚记

SHOPAHOLIC TIES THE KNOT

[英] 索菲·金塞拉 著 杨勇 译

■ 最 in 最爆笑的都会女性小说

■ 结婚这件事，原来比账单还要难对付……

人气最高的时尚女性网 www.onlylady.com 倾情推荐

随书呈送 onlylady 玩美卡 给您最完美的优惠

购物狂结婚记

SHOPAHOLIC TIES THE KNOT

[英] 索菲·金塞拉 / 著

杨 勇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购物狂结婚记/(英)金塞拉(Kinsella, S.)著;杨勇译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7

书名原文: Shopaholic Ties the Knot

ISBN 978-7-208-06902-2

I. ①购… II. ①金…②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9977 号

出品人 施宏俊
责任编辑 李 兮 钱 谷
装帧设计 颜 禾



世纪文景

购物狂结婚记

[英] 索菲·金塞拉 著

杨 勇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
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0.125
插 页 2
字 数 250,000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6902-2/I·396
定 价 25.00 元

Shopaholic Ties the Knot , by Sophie Kinsella

Copyright © 2003 by Sophie Kinsella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UCAS ALEXANDER WHITLEY (LAW)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

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7 by Horizon Media Co. , Ltd. ,

a Beijing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. 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

第二联合银行

纽约市华尔街 300 号 10005

丽贝卡·布卢姆伍德小姐
纽约市西 11 街 251 号公寓 B 单元 10014

亲爱的布卢姆伍德小姐：

新联名账户号码：5039 2566 2319。

我们已确认了您与卢克·J. 布兰登先生共有的联合账户，并随函附上账户使用说明。银行卡将另行寄送予您。

第二联合银行一贯针对不同客户提供个性服务。如您有任何疑问，请随时与我联系。事无巨细，我将竭诚为您服务。

沃特·彼特曼

客户服务经理

2001 年 11 月 7 日



第二联合银行

纽约市华尔街 300 号 10005

丽贝卡·布卢姆伍德小姐
纽约市西 11 街 251 号公寓 B 单元 10014

亲爱的布卢姆伍德小姐：

感谢您 12 月 9 日关于与卢克·J. 布兰登先生联合账户的来信。我同意您说的，银行与客户间的关系应该如朋友般互帮互助。回答您的另一个问题，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。

抱歉的是，我无法根据您的要求更改下期账单上的记录。您提到的消费记录将以“Prada, 纽约”打印，无法更改为“煤气费”。

沃特·彼特曼
客户服务经理

2001 年 12 月 12 日



第二联合银行

纽约市华尔街 300 号 10005

丽贝卡·布卢姆伍德小姐
纽约市西 11 街 251 号公寓 B 单元 100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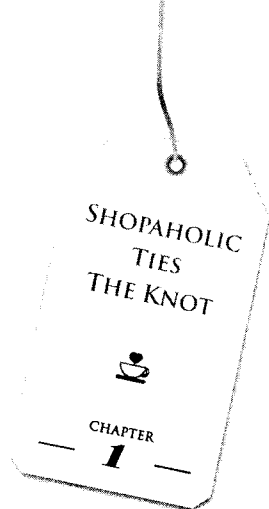
亲爱的布卢姆伍德小姐：

感谢您 1 月 4 日关于与卢克·J. 布兰登先生联合账户的来信。随信附赠的巧克力我必须退还给您。我同意您的说法，牢记每笔大小花费的确相当困难，我也很遗憾，你们为了“老问题”而争吵。

但不幸的是，我无法按照您的要求将账单分作两份，一份寄送给您，一份给布兰登先生，并把这当作“我们之间的小秘密”。账单上所有收入与支出都将逐一列出。

这就是把此账户称作“联合账户”的原因。

沃特·彼特曼
客户服务经理
2002 年 1 月 7 日



没事的，别紧张，我能行的，肯定没问题。只要稍稍往左挪一点儿，抬高一点儿，再多用点儿力就行了……说真的，把酒柜塞进纽约的出租车有多难？

我抓牢酒柜又使了把劲，深吸一口气，可那玩意儿半步未前。今天格林威治村的天一片蔚蓝，冬日里的空气仿佛弥漫着牙膏味儿，每吸一口气都让你犯喘。路人都裹着围巾，就我一人在那儿冒汗，满脸通红，头发从我新买的Cossack帽子里散落出来，刚好遮住眼睛。不过我知道，对街Jo-Jo's咖啡店临窗坐着的人都乐哉乐哉地在看我出丑呢。

不行，我可不能停下。我一定能行的。

不行也得行！我住处离这儿没多远，根本犯不着花那么一大笔送货费！

“这玩意儿可放不进车里。”出租车司机从车窗里探出脑袋，直截了当地说。

“能行的吧！我把柜子这边两条腿塞……”我沮丧地推了一把酒柜。要是我能“赶”酒柜另两条腿进去多好啊。唉，跟牵小狗去兽医那儿一样难！

“我的车可没上保险啊！”他又说道。

“没事儿的！几条街开外就到啦。我在边上托着酒柜吧。没事儿的。”

司机扬起眉毛，用根脏兮兮的牙签剔着牙。



“你连那个也准备塞进车？”

“让我再加把劲儿！能行的！”我又使了把劲儿往车里推酒柜。啊，酒柜顶着前排座位了。

“喂！弄坏我的车你可得赔！”

“对不起啊，”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好吧，我重新放。刚才大概是角度弄错了……”

我小心翼翼地托着柜底，把这家伙抬到车外，摆回人行道上的老地方。

“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啊？”

“这可是1930年代的鸡尾酒柜！瞧，这可是最棒的……”我骄傲地打开柜门，展示酒柜的镜面衬里。“这儿放酒杯……这儿还摆着两个调酒壶……”

我煞是喜爱地又摸了摸酒柜。刚才在亚瑟古董行我可是第一眼就相中了它。我知道，我跟卢克都觉得我们公寓里不用添什么家具了——不过，这个酒柜可不一样！这可是个货真价实的鸡尾酒柜！就跟弗雷德·阿斯泰尔和珍妮·罗杰丝演的歌舞片感觉一样！嗯，这酒柜肯定会让我们拥有全新的夜生活：卢克和我每晚调上几杯马蒂尼酒，随着老歌翩翩起舞，一块儿看日落，太美了！嗯，我们得去买台那种带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，再收集些“78s”系列的爵士老唱片。还有，我得穿上华美怀旧的衣衫！

也许每晚大家都会来我们家喝上几杯。这该是有多有趣的派对啊！我俩肯定会因此出名的，《纽约时报》没准会写篇关于我们的报道呢！太棒了！伴着优雅舞步的鸡尾酒时光，在格林威治村又经摩登。格调非凡的英国情侣丽贝卡·布卢姆伍德和卢克·布兰登……

“嘭”一声，出租车门打开了。我略带懵懂地抬起头，看着那司机走出车门。

“喔，谢谢。”我充满感激，“帮帮我就行了。要不帮我找根绳子吧，我们把柜子捆在车顶……”



“车顶当然不行。我可载不了你。”他“嘭”地关上车门。我看着他回到驾驶座，只有惊讶的份儿。

“你怎么可以拒载！这可是违法的！你给我回来！这可是市长的规定！”可他不一会儿就发动引擎扬长而去。

“那我怎么把它弄回家？”我愤怒地大喊，“等等！回来！”可出租车早已驶出视野，而我却被孤零零地撂在人行道上，手足无措。

好吧，我转念一想，也许我能把它弄回家去呢，反正也没多远。

我尽力伸开双臂，试着用双手抱住柜底，慢慢把柜子抬离地面，才向前探了一步便把它放了下来。天哪！可真重！我觉得肌肉都要拉伤了。

好吧，大概不该抬着它回去，不过我肯定可以轻轻松松地把它搞回家。只要把柜子一边的腿往前挪几英寸……然后挪另一边的……

行了！这肯定管用！虽然有那么点慢，不过，一直往前就行了……步调协调就好……

左边往前……右边往前……

别管往前挪了多远，稳稳地走就成，没多久就可以到家啦。

两个穿着厚外套的小女孩走过，对着我窃笑。唉，我可没工夫搭理她们。

左边往前……右边往前……

“对不起！”传来一阵尖利烦人的声响，“能不能拜托你别堵着人行道？”我转过身去，看到个戴着棒球帽、穿着运动鞋的女人。她牵了大概十条大大小小的狗向我走来，吓了我一跳。

天哪！我真不明白，怎么现在的人都让别人遛自家的狗？要是不爱遛狗，干吗不养猫？要不养缸热带鱼也好啊！

那群狗都冲着我，一边绕着狗绳打转，一边拼命乱吠……天哪！那只卷毛狗对着我心爱的酒柜抬起了腿！

“别啊！”我惊声大叫，“把那狗拉走！”



“过来，阿福！”那女人喊道，牵着那群狗过去的时候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

唉，真是遥遥无期啊。看看，我才挪动了那么一丁点儿距离，连“亚瑟古董行”的橱窗都没过就已经筋疲力尽了。

“我看，”背后传来个干涩的声音，“你还是让我们店铺来送货吧？”

我转过身，正是亚瑟古董行的老板亚瑟·葛雷翰。他齐整地穿着夹克，打着领带，斜倚在古董行的门边。

“这个……”我靠着酒柜，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脸孔，好似我在这儿小憩一番便能想出办法来，“也许吧。”

“75 美元，想送到曼哈顿哪儿都行。”

可我不是住在曼哈顿的边边角角啊！真想大吼一声，我就住在附近啊！

亚瑟忍不住对我笑了笑，他知道我没别的选择。

“好吧。”我只得妥协，“就这么办吧。”

亚瑟喊来个穿着牛仔褲的工人。那人不耐烦地走近来，拣纸片儿似地把抬起酒柜。我跟着他们走进暖和又杂乱的店堂，又开始四处打探。虽然十分钟后才从店里出来，但我真太喜欢这儿了。这儿随处都是让人心动的东西：那把雕功精湛的椅子，还有那套手绘的丝绒床罩……啊，多棒的古董钟！每天这儿都会有新东西。

当然，我不是每天来这儿。

我只是……呵呵，这么猜罢了。

“你挑的可不错啊。”亚瑟指着酒柜说，“真识货。”他冲我笑笑，往单据上写了些什么。

“我可没那么在行。”我耸耸肩，谦虚地答道。

其实我觉得自己眼光还不错。以前每个星期天我都陪妈妈看“古董鉴赏秀”节目，那时候就算个准专家啦。



“这个不错啊。”我冲着的一面金框大镜子煞有介事地说。

“嗯，对。”亚瑟说，“挺现代的……”

“是啊。”我赶忙说。

我当然知道这镜子挺现代的。我的意思是，除了现代之外这的确也是件好东西。

“你需要给这个酒柜配些 1930 年代的酒器吗？”亚瑟抬起头，“威士忌高脚杯……扎啤杯……我们这儿的東西可不错啊。”

“哦，好啊！”我朝他一笑，“当然了！”

1930 年代的高脚杯！有了古董杯谁还愿意随便搞个新制的破杯子喝酒呢？

亚瑟打开那本标着“收藏者”的皮质大册子，我心里涌起一阵骄傲。我是个收藏者啦！不再是普通顾客啦！

“R. 布卢姆伍德小姐……1930 年代酒器。这儿有您的电话号码了，要是店里来了您感兴趣的東西，我会给您电话的。”亚瑟看着册子说：“这么说您对威尼斯的玻璃花瓶也挺感兴趣的？”

“嗯……没错。”

我差点忘了这回事。其实我也不记得当时怎么有这念头的。

“还有 19 世纪的表链……”他的手顺着册子里的清单往下，“调酒杯……针垫……”他抬起头，“您对这些东西还有兴趣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我清了清嗓子，“老实说，我现在并不是很喜欢手表链，还有调酒杯什么的。”

“好。那维多利亚式果酱勺呢？”

果酱勺？我要一堆老旧的果酱勺干吗啊？

“我觉得，”我若有所思地说，“从现在开始，我只要 1930 年代的酒器，我要好好收集一套。”

“真是明智的决定。”他对我微笑着说，一边把册子清单上的东西划



掉，“那欢迎您下次光临。”

我走出了古董行。街上冷极了，雪花从天而降。但我满心欢喜，我做了多好的投资啊。货真价实的 1930 年代鸡尾酒柜，而且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有整套酒器来搭配它了。真是太棒了！

嗯，我原来出门是要干什么来着？

哦，对了，买两杯 Cappuccino 咖啡。

我们在纽约住了一年了，公寓在西十一街上，周围绿意盎然。这儿所有房子都有个漂亮的小阳台，门口级级石阶，道边树木成行。我们家对面住了个爵士钢琴手。夏天的晚上，我们悠悠地爬上屋顶的公共露台，坐在软垫上边喝酒边听他弹奏。（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至少这么听过一次吧。）

我走进了屋子。客厅里有一大堆信件，我快速地翻阅起来。

无聊……

无聊……

英国版《VOGUE》杂志！哈！

无聊……

哦！我的“第五大道 Saks 百货”会员卡消费账单。

我盯着信封看了一会儿便把它塞进包里。我倒不是想把它藏起来，只是没必要让卢克看到这个。最近我在杂志上读了篇不错的文章，叫做“知道得太多了吗？”作者建议大家先过滤一下每天发生的事情，别急着把大小零星的事儿一股脑塞给自己的伴侣。文章还说，家应该是个庇护所，没人需要知道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。想想看，这说得多有道理啊！

所以我最近经常过滤那些芝麻绿豆点儿大的事儿……比如百货会员卡账单啦，我新买的那双鞋的价钱啦……这个理论真是太对了，为维护我们的感情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我掖着另外那堆信件往楼上走。这里面没有从英国来的信，其实我也没



指望今天有。因为，今晚……哈，我们要飞回英国去参加好友苏西的婚礼啦！我真是等不及了！

苏西要跟个叫做塔欣的人结婚了，他们两小无猜。（其实他是苏西的远房表亲。不过他俩核查过，可以合法结婚。）婚礼在汉普郡她父母家举行，到时候杯杯香槟、香车宝马……最棒的是，我是她的伴娘！

想到这儿，我热血沸腾，真期待啊！不光因为我能做伴娘，我能看到苏西了，还有爸爸妈妈，我的家！昨天我猛然发现自己都半年多没回英国了，好久了啊。爸爸实现他毕生愿望，当选高尔夫俱乐部队长的时候，我不在；大家流传塞尔伯翰偷了教堂的钱去塞浦路斯逍遥的时候，我不在；最重要的是，苏西订婚的时候，我也不在！当然，她订婚两个星期之后就飞到纽约来，把戒指秀给我看。

其实不是我不想回去，而是我在这儿生活得很不错。在 Barney 百货的工作很棒，住在格林威治村也不赖。我可喜欢在狭长的街上漫步了，周六早上还可以去“木兰面包房”买几个纸托蛋糕，再从市场穿行回去。基本上，我喜欢在纽约拥有的一切。大概除了卢克的妈妈吧。

不过，家还是自己的好啊。

我爬上二楼，房里传来阵音乐声，里面有人在等我吧。肯定是在那儿不停工作的丹尼！我的婚纱肯定做完了！

丹尼·柯维兹住在我们楼上他哥哥的公寓里，他是我来纽约后身边最好的朋友之一。他是个天赋异秉的服装设计师，只不过一直没闯出什么名堂。

老实说吧，他根本就默默无闻。从时装学院毕业五年了，他盼望着天赐良机。不过，就像他说的，当个设计师可比当演员难多了。要是没有人脉或者有个甲壳虫乐队成员那么大牌的老爸*，还是别折腾了吧。我真替他惋

* 指 Stella McCartney，著名时装设计师，其父 Paul McCartney 是风靡一时的甲壳虫乐队成员。



惜，因为他真的很有才华。苏西邀我做伴娘的时候，我就决定让丹尼给我做婚纱了。苏西的婚礼上一定都是有钱有势的贵客，我想他们到时肯定会问我在哪儿买的婚纱。这消息口口相传，丹尼肯定会走红的！

我简直有点迫不及待，就想看看他给我做的衣服。之前他给我看的那些设计图可棒了！比起商店里那些货色，手工定制服可得花好多人工和心思呢。比如，婚纱的束胸是手工刺绣的。丹尼建议用代表新人出生月份的宝石做个“爱之结”的珠串点缀在婚纱上，真有创意。

不过我还是有点儿担心。再过两天就要办婚礼了，我连婚纱长什么样儿都不知道呢。今天早上按他家门铃，准备告诉他我今天去英国的事儿。他半天才晃晃悠悠地出来应门，保证中午一定把婚纱做完。好好酝酿一下，到时候自然会灵感顿现，衣服做起来可快了。这是他的工作方式，他保证一定准时交活儿。

我打开门兴高采烈地喊他，没人回应。我推开通往客厅的门，收音机在放麦当娜的歌，电视里 MTV 一支接一支，丹尼新买的机器狗正沿着沙发往上爬。

丹尼却在缝纫机旁，倒卧在一堆金色丝绸上呼呼大睡。

“丹尼？”我吃惊地叫，“喂！快起来！”

丹尼一惊，坐起身揉着消瘦的脸。他卷发凌乱，浅蓝色眼睛里的血丝比早上应门时还要多。他松垮地罩着件灰色 T 恤，干瘦的膝盖从牛仔裤上的破洞里钻出来，上面还留着周末玩滚轴溜冰时留下的疤，跟个嘴上刚长毛的小子没什么两样。

“丽贝卡！”他睡眼惺忪地说，“嗨！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这是我家啊！记得吗？你家跳电了，所以你来这儿工作啊。”

“哦，没错没错。”他迷迷糊糊地朝四周看了看。

“你没事儿吧？”我焦急地盯着他，“我这儿刚买了咖啡。”

我把咖啡递给他。他猛喝了几口，然后眼睛转到我手里那堆邮件上，似



乎清醒了。

“啊，那本是英国版的《VOGUE》吧？”

“嗯……对。”我边说边把杂志放在一边，“那个，衣服怎么样啦？”

“挺好的，放心吧。”

“那我试试吧？”

丹尼突然没声了，盯着那堆金色的丝绸，好像从来没见过这种布料似的。

“还没呢。”他还是蹦出了那几个字。

“衣服能按时做完么？”

“当然了。”他放下脚，飞快地踩起缝纫机。“别杵在那儿，给我倒杯水吧！”他的声音从一片嘈杂中传来。

“马上马上！”我赶紧跑进厨房，打开水龙头，等着冷水流出来。

这栋房子的水电有些问题，我们好多次催房东太太找人来修理，可她住在遥远的佛罗里达呢。不过，除了这个缺点之外，别的都很棒。在一般纽约人眼里，我们的公寓算挺大的了，木地板和壁炉，还有一大片落地窗。不过爸爸妈妈一点也不觉得这有啥稀奇的。

“做得怎么样了？”我走回客厅时问。缝纫机早就停歇下来了，丹尼正捧着《VOGUE》看呢。

“丹尼！”我叫了出来，“我的婚纱怎么办？”

“你看这篇文章没？”丹尼指着杂志，“哈米什·法革勒的作品展现出一如既往的巧思与风格。”他大声念着，“不会吧？他一点天分也没有！太蠢了，我以前是他同学，他老抄袭我的点子。”他抬头看着我，“你上班的 Barney 百货是不是也卖他设计的衣服？”

“这个，我不太清楚。”我撒了个谎。

丹尼总想着让自己的作品挂上 Barney 百货的标签。我只不过是在百货里当服装采购顾问，他总以为我能帮他通个人情呢。